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三十

國朝宮史卷二十八

書籍七

史學

欽定明史一部

聖祖仁皇帝特命開館修輯明史乾隆四年告成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録四卷奉

旨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一部

聖祖仁皇帝萬幾餘暇披覽朱子綱目及前編續編著

御論百有餘首用昭法戒凡一百四卷康熙四十六年

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自古帝王言動必記而史

事以與顧周禮外史所掌卷帙浸繁即紀傳亦異千

百年來微言大義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筆削為斷所

從來尚矣粵自龍門而降累朝國乘體製略同涑水司馬氏易分類為合編蓋猶左氏法也紫陽朱子特起而振舉之綱以提要目以備詳歲時列於上而天統明章程繫於下而人紀立增損精切予奪謹嚴庶幾春秋大居正之宗指歟雖其閒事例檃括稍有脫誤大都門人一時采輯之過實非晦菴本意也自時厥後有前編有外紀有大紀續編以及考證集覽發明質實之類諸家論著不一而足要皆商確折衷互

相參訂明儒陳仁錫裒集而剞劂之不可謂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幾務之暇留神披閱博稽詳考纖悉靡遺取義必抉其精微辭必搜其奥析疑正陋釐異闡幽務期法戒昭彰質文融貫前後所著論斷凡百有餘首兹允諸臣請並以付梓頒布宇内俾士子流傳誦習開卷瞭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臚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並可潛孚黙契於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

作新蒸民之至意也爰敘述以冠篇端用昭示於無

窮焉

日講通鑑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條系諸說詮次為文排日進講

親定成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

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

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

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仿春秋目仿邱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

秋之義譔次爲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微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絶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

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既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蓋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成形於中故姸媸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一書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既卒業將以刊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

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與

御撰通鑑綱目三編一部

皇上命明史館諸臣仿朱子通鑑綱目義例編纂明事為通鑑綱目三編

親定成書凡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鑒戒著

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襃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成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

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
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
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叅定雖於天人一
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弗失
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
為言勉從其請而為之序云

御定歷代年表一部

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儒生龔士炯進所編歷代年表上起陶唐終於隋代未為全書

特命儒臣編續自唐訖元以帝紀為綱而王侯宰輔外藩附列於下史傳所載事蹟皆係焉

親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冠諸簡端凡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古者紀事之書其體有二專紀一事而具其始末者尚書之體也編年而通紀一時

之事者春秋之體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盡變尚書
春秋之體而後世為史者皆師之然其法實不外乎
尚書春秋其本紀世家即春秋通紀時事之體八書
與列傳即尚書專紀一事之體而所謂年表者又編
年之變例也歷代之史具矣而表多缺焉康熙四十
四年春朕南巡吳會有儒生龔士炯進其所編歷代
年表若干卷起陶唐而終於隋朕惜其用心之勤而
業未竟也乃命侍郎周清原內閣學士王之樞續之

訖於元至正之末凡一百卷其體依倣諸史而微有別者諸史之表各分一類而是編則王侯宰輔以及外藩層次附列於帝紀之下諸史之表獨載廢置朝會征伐之大者而是編則每事皆系焉是其所以異也代逺文繁覩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列諸簡端昔宋袁樞為紀事本末朱子以為與資治通鑑相表裏亦猶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而復别為國語以相錯綜也以是知紀事之書不厭其

類之廣蓋以歷世久遠事物紛賾觀者易於遺忘故
別為一體以提其要而使致詳焉是編之作亦所以
備史之一類云爾

功臣傳初集一部

功臣傳二集一部

世宗憲皇帝命建昭忠祠凡
國家抒忠効命之臣自王公大臣至兵丁皆得入
祀纂輯其事蹟始末為功臣傳天命元年至雍

正十三年為初集計八十六卷乾隆元年至二十五年為二集計二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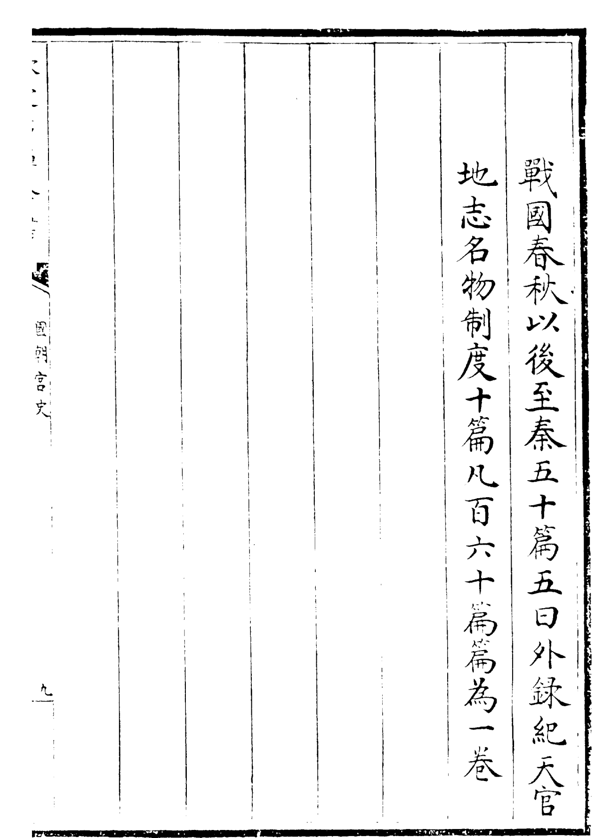
繹史一部

康熙四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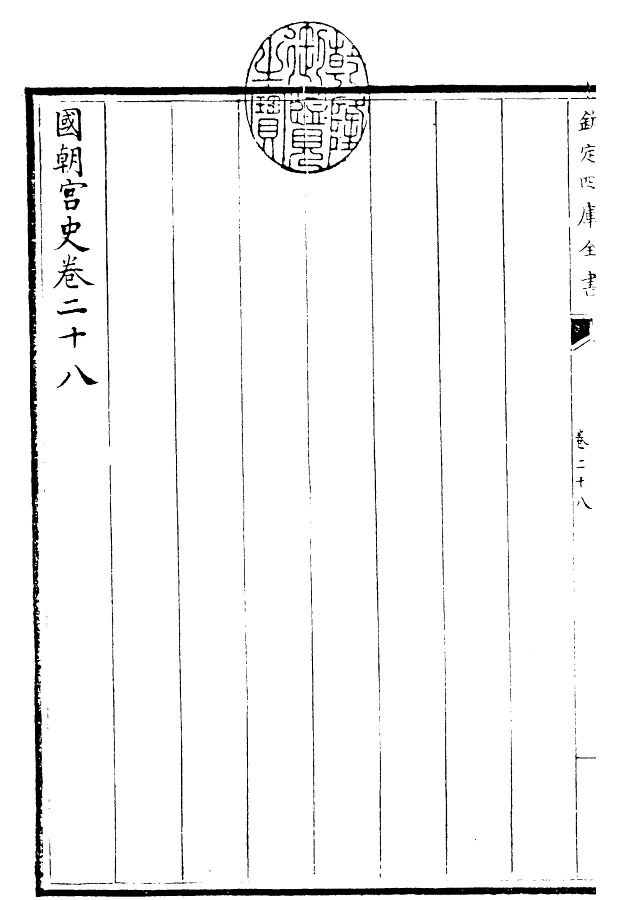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南巡知縣馬驌以所撰繹史進呈

欽定取入

內府一曰太古三皇五帝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七十篇四曰



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
地志名物制度十篇凡百六十篇篇為一卷



乾隆御覽之寶

國朝宮史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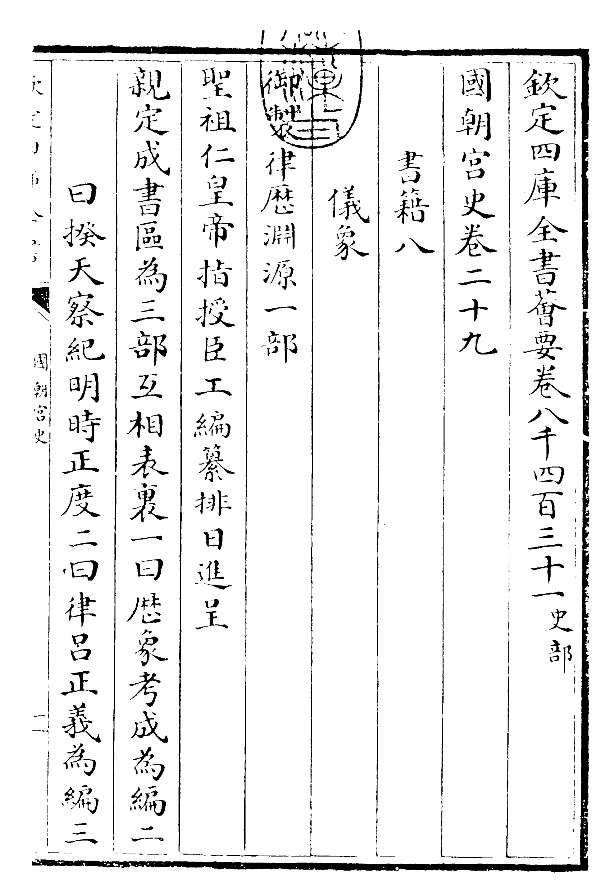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沈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朝宮史卷二十九

書籍八

儀象

御製律歷淵源一部

聖祖仁皇帝指授臣工編纂排日進呈

親定成書區為三部互相表裏一曰歷象考成為編二

曰揆天察紀明時正度二曰律呂正義為編三

曰正律審音和聲定樂協均度曲三曰數理精

蘊為編二曰立綱明體分條致用凡一百卷雍

正二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粤稽前古堯有羲和之咨舜有

后夔之命周有商高之訪逮及歴代史書莫不志律

歴備數度用以敬天授民格神和人行於邦國而周

於鄉閭典至重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生知好學天縱多能萬幾之暇留心

律歷算法積數十年博考繁賾搜抉奧微叅伍錯綜

一以貫之爰

指授莊親王等率同詞臣於大内蒙養齋編纂每日進

呈

親加改正彙輯成書總一百卷名為律歷淵源凡為三

部區其編次一曰歷象考成其編有二上編曰揆天

察紀論本體之象以明理也下編曰明時正度密致

用之術列立成之表以著法也一曰律吕正義其編

有三上編曰正律審音所以定尺考度求律本也下編曰和聲定樂所以因律制器審八音也續編曰協均度曲所以窮五聲二變相和相應之源也一曰數理精蘊其編有二上編曰立綱明體所以解周髀探河洛闡幾何明比例下編曰分條致用以線面體括九章極於借衰割圜求體變化於比例規比例數借根方諸法蓋表數備矣洪惟我國家聲靈遠届文軌大同自極西歐羅巴諸國專精世業各獻其技於闕

闥之下典籍圖表燦然畢具我

皇考兼綜而裁定之故凡古法之歲久失傳擇焉而不

精與西洋之侏僑詰屈語焉而不詳者咸皆條理分

明本末昭晰其精當詳悉雖專門名家莫能窺萬一

所謂惟聖者能之豈不信歟夫理與數合符而不離

得其數則理不外焉此圖書所以開易範之先也以

線體例絲管之别以弧角求經緯之度若此類者皆

數法之精而律歷之要斯在故三書相為表裏齊七

政正五音而必通乎九章之義所由試之而不忒用
之而有效也書成纂修諸臣請序而傳之恭惟
聖學高深豈易鑽仰顧朕夙承
庭訓於此書之大指微義
提命殷勤歲月斯久尊其所聞敬効一詞之贊蓋是書
也豈惟
皇考手澤之存實稽古準今集其大成高出前代垂千
萬世不易之法將欲協時正日同律度量衡求之是

書則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聖人而不惑矣

御定星歷考原一部

聖祖仁皇帝特命監臣纂輯

親定成書曰象數本要為目二十有六曰年神方位為目四十曰月事吉神為目七十有四曰月事凶神為目九十曰時日總類為目五十有五曰用事宜忌為目五十有七

御纂歷代三元甲子編年萬年書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監臣纂輯

親定成書首列歷代三元甲子編年始黄帝六十一年

上元甲子次為萬年書始

大清天命九年甲子次第續編通為一册

欽定律吕正義後編一部

皇上考定大樂罷數音節一遵

聖祖仁皇帝欽定律吕正義之法復

命纂輯後編

親定成書首列諸樂凡五曰祭祀曰朝會曰宴饗曰

導迎曰

行幸次為樂考凡四曰樂碻曰樂制曰樂章曰度量

權衡次為樂問三十五篇以申明其旨凡一百

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校刊迨西域底平

功成治定鎛鐘特磬大備宫懸回樂凱歌聿彰

偉績並續登簡册以垂永久

皇上御製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欽定律歷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理以備成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微區其訛舛古樂之大義明而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誠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顧七政授時九章布算至今遵循罔斁而律呂尚未暇施行太常之司和聲之署習其器而

不能究其所以然遂并其所習者而失之襲謬承

訛不協不度篇章音節非重為釐正不可和碩莊

親王親承

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尚書張照研窮律本博習往訓因

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為䋣為音為宮為調辭

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刌而節比之合則仍其故

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

幾暇親裁必考義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不淆其序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詮次成篇俾垂永久史
祭稽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為樂罷考樂制考樂章
考度量權衡考以備律呂之條貫復推闡為樂問
三十五篇以申明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為審音定樂制罷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自
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

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亦
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
先緒則在我後人益亹焉而弗敢忘
欽定儀象考成後編一部
聖祖仁皇帝用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
志乾隆九年監臣戴進賢等奏請重修
命廷臣編輯儀象考成凡三十卷以

御製璣衡撫辰儀說冠於簡首乾隆二十一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上古占天之事詳於虞典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渾天諸儀所為權輿也歷代以來遞推迭究益就精密所傳六合三辰四遊儀之制本朝初年猶用之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極理數嘗用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志所司奉以測驗其用法簡當如定周天度數為三百六十周日刻數

為九十有六分黃赤道以備儀制減地平環以清儀象創制精密尤有非前代所及者顧星辰循黃道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黃赤二道之相距亦數十年差一分所當隨時釐訂以期脗合而六儀之改創也占候雖精體制究未協於古赤道一儀又無遊環以應合天度志載星象亦間有漏略躔次者

我

皇祖精明步天定時之道使用六儀度至今必早有以

隨時更正矣予小子法

祖敬

天雖切於東而推測協紀之方實未夙習玆因監臣之

請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制為璣衡撫辰儀繪

圖著說以裨測候并考天官家諸星紀數之闕者

補之序之纂者正之勒為一書名曰儀象考成縱

予斯之未信期允當之可循由是儀器正天象著

而推算之法大備夫制器尚象以前民用莫不當

求其至精至密刋其爲授時所本熈績所闕尤不容有杪忽差者折衷損益彰往察来以要諸盡善奉時修紀之道敢弗慎諸至乃基命宥密所爲夙夜孜孜監於成憲者又自有在是爲序

御製協紀辨方書一部

皇上以陰陽選擇諸書授時利用宜有定則

特命正譌訂謬編輯成書釐爲十二門曰本原二卷曰義例六卷曰立成曰宜忌曰用事各一卷曰

公規二卷曰年表六卷曰月表十二卷曰日表一卷曰利用二卷曰附録曰辨譌各一卷凡三十六卷乾隆六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粤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此皆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皆以吉凶禍福之説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

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莌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来巳如聚訟而荀悅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

至精至微之理者鮮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於星官之手因訛襲謬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為星歷考原一書刊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蓋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慎而又慎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

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

人曾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

可任使爰命編輯成書頒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說

少除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

曰協紀辨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

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

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

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

是爲序

欽定天文正義一部

皇上以天文家推占舊説率多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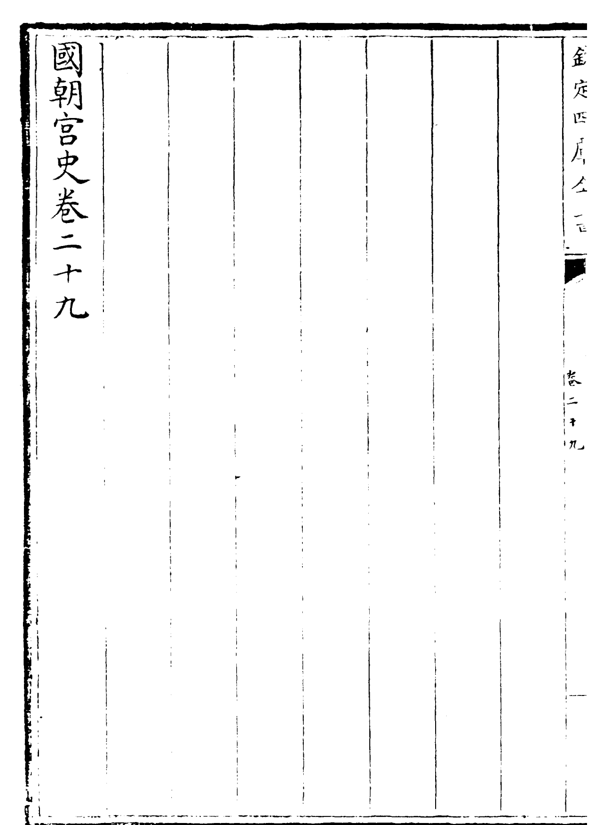
特簡儒臣編纂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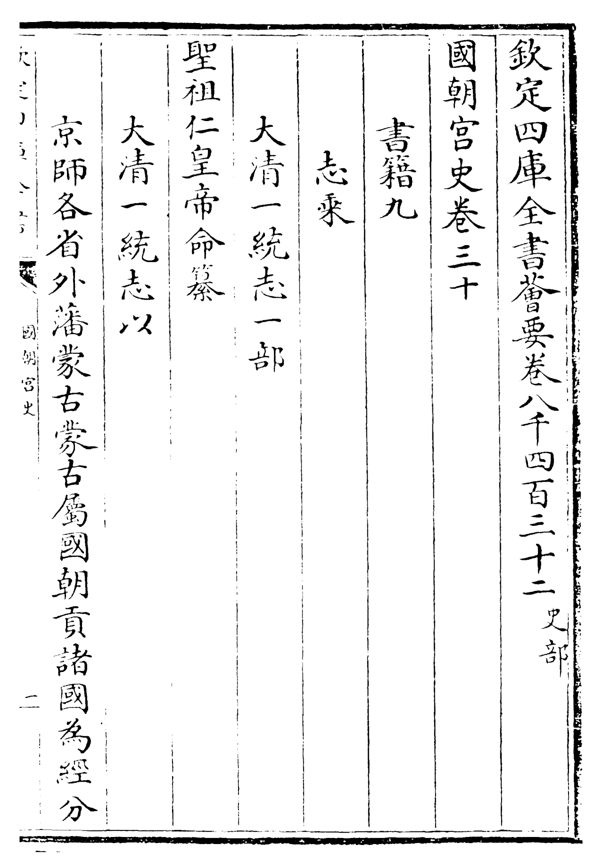
親定成書自天體日月星辰象占推步之道皆備各

系以圖凡八十卷

萬年書一部

萬年書爲時憲書之綱領首列年神立成次詳
鋪註條例以四時分册以十二月分卷前列月
事公規次以六十日甲子分列日建吉神凶神
並列
御書用事民書用事及不宜用事於每日之下凡十
二卷


國朝宫史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三十二　史部

國朝宮史卷三十

書籍九

志乘

大清一統志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纂

大清一統志以

京師各省外藩蒙古蒙古屬國朝貢諸國為經分

類二十有六為緯曰圖曰表曰疆域曰分野曰建置沿革曰形勢曰風俗曰城池曰學校曰戶口曰田賦曰職官曰山川曰古蹟曰關隘曰津梁曰隄堰曰陵墓曰祠廟曰寺觀曰名宦曰人物曰流寓曰列女曰仙釋曰土產凡三百五十六卷乾隆九年告成校刊

皇上御製序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爍惠滂禹跡所奄畜息殷阜瀛壖炎
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
星拱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
航重譯歷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幀
袤廣古未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
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

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道地圖誦
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
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觀民設教
體國經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
掌故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
則念經畫之要采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

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戸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
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傅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内外百執事愼固封守阜成兆民懋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貽

受丕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皇輿表一部

康熙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命撰皇輿表以直省府州縣為經以歷代

因革建置為緯四十三年復

命增輯朝貢屬國凡十六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粤稽古皇統一海宇畫疆經野

建立萬國以作民極故周禮土地之圖掌於司徒隷

於小宰而左傳稱左史倚相能誦八索九邱孔安國曰九邱者九州之志也史記載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高帝以故具知天下阨塞是可見有國家者封域之廣狹郡邑之興廢固不可不務遠稽而近考也朕嘗博觀羣史上溯源流高辛創立九州虞帝分為十二周初職方以統九服保章以辨分星胙土列爵天下井如秦兼并六國罷封建置郡縣先王之制至秦而一變矣自是一統之盛漢隋唐宋元明制度遞有更

革漢曰十三部唐曰十五道宋曰十五路隋則改州為郡元則以路隸省明則革省置司其郡邑變遷紛紜轇轕或地存而名亡或名同而地異或地析而民散莫可紀極他若三國六朝五代幅員既隘升改寄置尤為煩冗矣朕因是簡命儒臣倣史家年表法以本朝府州縣之名為經并於其首自唐虞以迄有明之地與郡國州縣為緯分列其下朕復親加裁訂以詳以核古今輿制粲若星辰之羅於天歷歷可數也

爰命曰皇輿表若夫土宇之廣北越沙漠南踰滄溟
開闢以來未列版圖者咸歸籍内附以古無其名故
斯表亦不能悉載焉雖然是寧獨討論之助云爾哉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詩曰聖敬日躋昭格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則撫斯表也朕敢不
益博大厥德以膺兹孔厚之版章與是為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增修序　皇輿表一編肇成於康熙
己未製序卷端時置几案歷有年所顧原編紀載沿

革於郡縣特詳其地列輿圖而未設有郡縣者槩未編入朕惟國家統御方夏覆載之内視均一體外藩
蒙古諸屬國自
祖宗朝後先收服次第歸誠迨朕臨御以来藩王君長歲時貢琛悉比内地繡壤相錯不啻萬有餘里逼者喀爾喀青海部衆稱臣嚮附土宇益廓計其山川封域斥堠之所居分野之所屬皆按地而可考也至於山陬海澨新隷職方者二十餘年間建州樹邑往往

而有又若朝鮮交阯諸國之奉職惟虔邊徼土目之革心效順亦從來志方輿者所宜備載爰命儒臣吏加增輯共十有六卷書成特令刊梓用示來兹於戲幅員延袤亦云廣矣而蕃生息厚風俗之道則實資於廟堂之經理朕開編循覽深念高卑險易形勢不齊燥濕剛柔風氣各異然而秉彛恒性遐邇皆同朕以一身為中外元元主惟是張官置吏以牧民生禁暴設防以禦民患既鞠養之務徧尤教化之宜周早

夜孳孳無日不心通乎四海九州之隱書不云乎自
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凡我後人覩
是編者知刱造之維艱思懷柔之不易則千百禩無
疆之歷服其庶克永荷天庥也夫

八旗通志初集一部

雍正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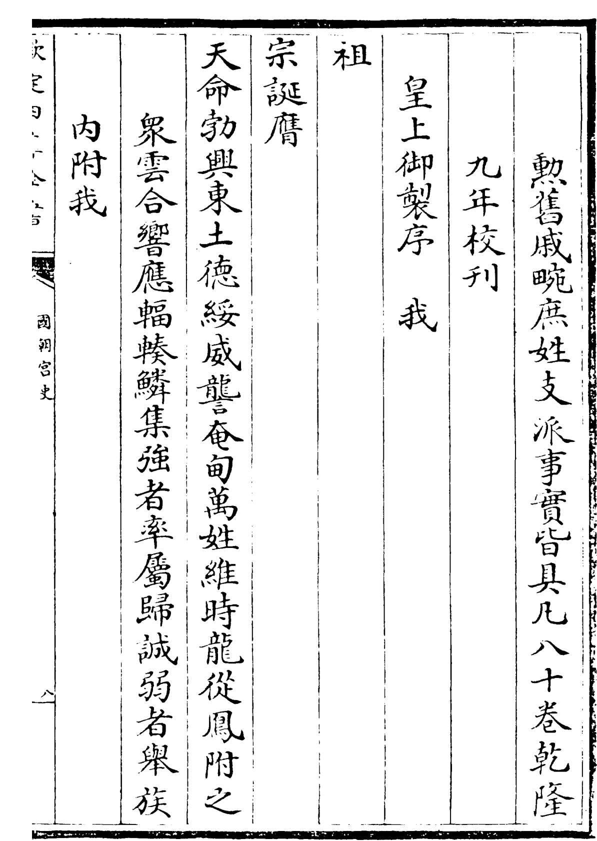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命纂八旗志書首為八志曰旗分曰土田
曰營建曰兵制曰職官曰學校曰典禮曰藝文

次以八表曰封爵曰世職曰宗人曰八旂大臣曰内閣大臣曰部院大臣曰直省大臣曰選舉次以列傳曰宗室王公曰名臣曰勲臣曰忠烈曰循吏曰儒曰孝義曰烈女凡二百五十卷乾隆四年校刊

八旂滿洲氏族通譜一部

皇上以八旂氏族日繁

特命開館纂輯通譜以姓氏為綱以地名人名為目



勳舊戚畹庶姓支派事實皆具凡八十卷乾隆
九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我
祖
宗誕膺
天命勃興東土德綏威讋奄甸萬姓維時龍從鳳附之
衆雲合響應輻輳鱗集強者率屬歸誠弱者舉族
內附我

祖宗建師設長以莅之分旂隷屬以别之厥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効命疆場建謀帷幄親以肺腑重

以婚媾酬以爵命迨入關定鼎或聚居遼左或散

處燕畿錫之土田爰及苗裔至於今百五六十年

生聚蕃衍時萬時億

累朝休養煦植鞠保胥勤越我嘉師咸能永世以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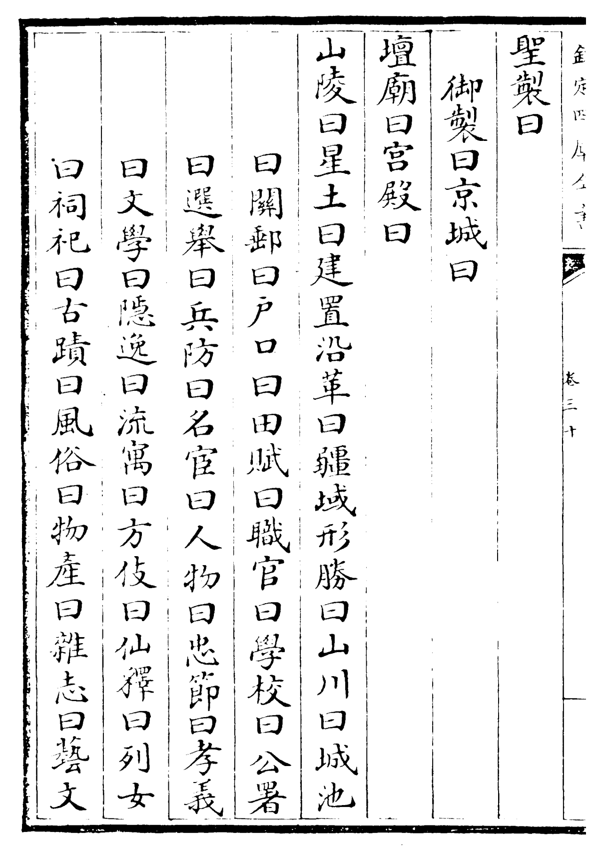
朕惟

祖宗德澤之深不可不繼修令緒益綿延惇固於無疆

重慮物阜且博代序日遠族姓日繁不為之明章
統系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念先人之勤無以光
昭前烈爰發金匱石室之藏徵載籍稽圖譜考其
入我朝来得姓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階勲
績綴為小傳勲舊戚畹以及庶姓釐然備具秩然
有條與國史相為表裏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
左氏内外傳言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而
司商吹律以定姓名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

有根而枝附焉水有源而流出焉譜牒者所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不可忽也相昔先民遺風敦樸不徒以族望相高是書之作非如魏晉隋唐譜牒之學炫博聞而廣附會以膏粱閥閱為尚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前之人既以忠實勤勞覆幬其後嗣凡茲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何以無隳厥緒書亦曰率乃祖

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是則朕所厚望也夫
欽定盛京通志一部
乾隆九年
皇上駕幸
盛京敬瞻
列祖開創之績陪京宏盛之規而舊纂通志一書未爲
精核
特命重修釐爲三十五門曰



聖製曰
御製曰京城曰
壇廟曰宮殿曰
山陵曰星土曰建置沿革曰疆域形勝曰山川曰城池
曰關郵曰戶口曰田賦曰職官曰學校曰公署
曰選舉曰兵防曰名宦曰人物曰忠節曰孝義
曰文學曰隱逸曰流寓曰方伎曰仙釋曰列女
曰祠祀曰古蹟曰風俗曰物產曰雜志曰藝文

凡三十二卷乾隆十二年校刊

皇輿西域圖志一部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天山迤北西海之濱

咸隷版圖

皇上特命纂西域圖志

親定成書釐為十八門曰

天章曰圖考曰列表曰分野曰疆域曰山曰水曰官

制曰兵防曰屯田曰貢賦曰語言曰字書曰音

樂曰服物曰風俗曰土産曰外藩凡四十六卷

皇上御製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

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

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

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

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

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

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

回部人語奚啻粵閩而燕答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

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番語又甚便且易我諸

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問為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槧為之改正是西域圖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

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録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繪圖系說薈為完書若夫闢地蒇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所以永

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凛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説哉

清涼山新志一部

聖祖仁皇帝屢駐蹕清涼山

命纂山志釐為十門曰化宇曰原聖曰靈蹟曰伽藍曰崇建曰顯應曰外護曰高僧曰緣感曰題詠凡十卷康熙四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清涼山古稱文殊大士演教之區也茲山聳峙於雁門雲中之表接恒嶽而俯滹沱横臨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風勁而高寒層冰結於陰巖積雪留於炎夏故名清涼然地雖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稱靈異焉五峯竦立上矗霄漢日月

之所迴環煙霞之所虧蔽蒼然深秀其為神臯奥區
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漢迄今歴代皆有崇建古
刹精藍遍满巖岫宇内稱靈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
嵋普陀而五臺為尤盛焉我
世祖章皇帝上為
慈闈祝釐下為蒼生錫福賜金遣使屢沛
恩施朕數經駐蹕兹山為
兩宫祈康寧福祉因而登五峯陟臺懐各為文勒石以

紀之琪樹靈葩形於篇詠盖嘗念佛教以清淨慈悲為本以戒定智慧為宗亦有裨於勸善遠慝兹山又密爾塞垣遠離塵俗當為清修者之所棲泊故於此每惓惓焉山之有志所以紀形勝述建置載藝文俾後之人有所稽考往蹟舊聞不致湮没兹編詳簡適中不蕪不支清涼勝境可撫卷而得其梗概也因叙於簡端

盤山志一部

乾隆七年建

靜寄山莊於盤山之陽十九年

皇上命纂山志分為十門曰

巡典曰

天章曰圖考曰名勝曰寺宇曰流寓曰方外曰藝文

曰物產曰雜綴凡十六卷乾隆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向於雍正年間奉

命敬謁

景陵往來薊野田盤山色宜人蓋蓄於目且沃於心矣而以程期惟謹訖未登臨因索智樸誌書讀之嗤其意求博而辭失冗夫耕問僕織問婢山經地志文士之事彼方外流拘名象而濫碔砆者何為哉踐阼以後勅幾勤政日不暇給閱七年而後一往遊焉及一遊則峯之秀泉之清松之蒼石之詭日往來於吾懷是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亦既見止我心則夷矣嗣是規地建園施金葺寺蹟之廢者

日以舉境之幽者日以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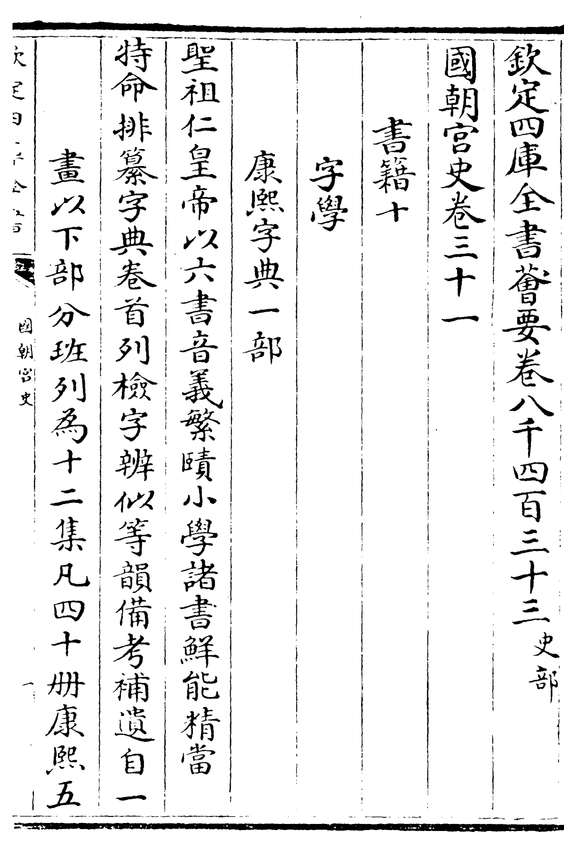
陵迴鑾每憩止焉夫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

彰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而顧茲寰宇

風未臻乎唐虞歲未餘乎三九愿焉抱愧者亦余

也誌盤山而請序者其亦同余此心也耶

國朝宮史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三十三 史部

國朝宫史卷三十一

書籍十

字學

康熙字典一部

聖祖仁皇帝以六書音義繁賾小學諸書鮮能精當

特命排纂字典卷首列檢字辨似等韻備考補遺自一

畫以下部分班列為十二集凡四十册康熙五

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葢以其為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古文篆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

字為母從為四聲横為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歴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

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踈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全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囙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

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為序

御定音韻闡微一部

康熙五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命纂韻書
指授釐定依一百七部之舊而切以
國書合聲之法雍正二年告成凡十八卷六年校
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聲音之道微矣天地有自然之
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聖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
為之依永和聲至於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文
字之作無不講求音韻顧南北異其風土古今殊其

轉變喉舌脣齒清濁輕重之分辨在毫釐動多訛舛樊然淆混不可究極自西域梵僧定字母為三十六分五音以總天下之聲而翻切之學興儒者若司馬光鄭樵皆宗之其法有音和類隔互用借聲類例不一後人苦其委曲繁重難以驟曉往往以類隔互用之切改從音和而終莫能得其原也我

聖祖仁皇帝亶聰首出天地萬物之奥律歷象數之秘靡弗心解神會洞徹本原以國書合聲之法出於自

然足以盡括漢文翻切之要妙也於是指授大學士李光地擬定條例節目俾諸生王蘭生纂輯之後復以尚書徐元夢董其成始自康熙五十四年迄今十載奏竣命之曰音韻闡微葢其為法也緩讀則成二字急讀則成一音在音和中尤極其和總出於人聲之自然而無所勉強洵為簡明易曉從來翻切家所莫及而講求音韻者習之良甚便也雖然此特就切韻言之耳嘗觀皇極經世書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

而音生律呂倡和相生不窮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說者謂其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之理備焉我

聖祖仁皇帝獨見音韻之本原即用以審音定律作樂

崇德其道舉無所不貫葢睿知淵通更有極乎至微者夫豈羣下所能仰窺萬一哉

欽定叶韻彙輯一部

皇上以叶韻古無專書

特命彙輯

幾暇指授博考依據跡其自出以叶韻列今韻之後

凡十卷乾隆十五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叶韻非古也而即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義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即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泛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葢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

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吕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别唇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為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忖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為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詞明楊慎廣之為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疎略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

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覆區區掇拾而覼縷之何異稽𨖥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一臠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

清文鑑一部

國書本天地元音宜有專書垂示萬世

聖祖仁皇帝命分類排纂

親定成書為部三十有六為類一百八十凡二十一卷

康熙四十七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自昔聖人易結繩以書契

用使天下之義理悉歸文字天下之文字悉歸六書

六書備而義理無不畢具苟不為講習修明則形聲

黜晝之制雖存其義幾乎息矣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訓至仁合於天地肇造清書大文
昺如日月
太宗文皇帝上聖之資開天之運繼志紹聞丕宣文治
世祖章皇帝神靈首出智勇天授秉英斷之資持以恭
儉擴寛仁之量濟以憂勤朕以凉德膺
祖宗之鴻圖即位多年未嘗晷刻不以法祖為念兢業
自守宵旰靡遑萬幾之暇惟以讀書窮理盡吾之志

凡五經四書已經翻譯之外如綱目講義等有關於治道者靡不譯盡近來老成耆舊漸就凋謝因而微文奥旨久而弗彰承譌襲舛習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語音或有不正國書所關至鉅政事文章皆由此出非詳加釐定何所折衷非編輯成書何以取法爰詔儒臣分類排纂以繕稾進呈朕親御丹黃逐一審訂解詁之疑似者必晰同異於毫芒引据之闕遺者必援經史以互證或博咨於故老或參考於舊編大

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具
載集中名曰清文鑑用探音聲之本原究字畫之詳
盡為部三十有六為類二百八十為書二十一卷清
文得此而無餘蘊凡以明
祖德之源流敬本之深意也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朕仰承
列祖創造之宏模深惟國家同文之盛典歲閱數周彙
成全帙誦是編者尚具體朕歷載之勤劬因音韻以

求字畫因字畫以求文章繼自今詔令之出納章奏之敷陳以及達於遐陬勒諸珱琬者大經大法咸有據依一話一言式循典則庶幾國書永貽於千百禩而與日星河漢長垂天壤也夫

清文合蒙古鑑一部

聖祖仁皇帝既定

清文鑑乃以蒙古字合譯成書凡二十卷又註三十卷一并校刊

欽定同文韻統一部

皇上以字母原本西番而字不備音爰

命譯纂韻統曰天竺字母譜曰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曰西番字母配合字譜曰天竺西番陰陽字譜曰大藏經典字母同異考曰華梵字母合璧譜凡六卷乾隆十五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粵自切韻字母之學興於西域流傳中土遂轉梵為華而中華之字不特與西域音韻

攸殊即用切韻之法比類呼之音亦不備於是有反切有轉注甚至有音無字則爲之空圈影附其言浩若河漢而其緒紛如亂絲我國朝以十二字頭括宇宙之大文用合聲切字而字無遁音華言之所未備者合聲無不悉具亦無不脗合信乎同文之極則矣間嘗流覽梵夾華文筆授充牣支那而咒語不繙取存印度本音以傳真諦顧緇流持誦迴非西僧梵韻豈是說咒不譯之本意耶和碩

莊親王當

皇祖時面承音韻闡微之要旨精貫字母博涉明辨爰

命率同儒臣咨之灌頂普善廣慈國師章嘉胡土克圖考西番本音溯其淵源別其同異為之列以圖譜系以圖說辨陰陽清濁於希微杳渺之閒各得其元音之所在至變而莫能淆至賾而不可亂既正貝葉流傳之訛謬即研窮字母形聲之學者亦可探婆羅門書之突奧而破拘墟之曲見書成

名之曰同文韻統而著其緣起如此云

西域同文志一部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纂修

方略各部語言文字在館諸臣未能通曉

皇上指授臣工排纂同文志示之綱領分門四曰地

名曰山名曰水名曰人名分部四曰天山北路

準噶爾部曰天山南路回部曰青海曰西番每

則首冠

國書次漢字詳注次三合切音次蒙古字次西番字次托忒字次回字循環毗附重譯相通凡二十四卷

皇上御製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葢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突奧可探而且褎寓方言拘墟盡釋兹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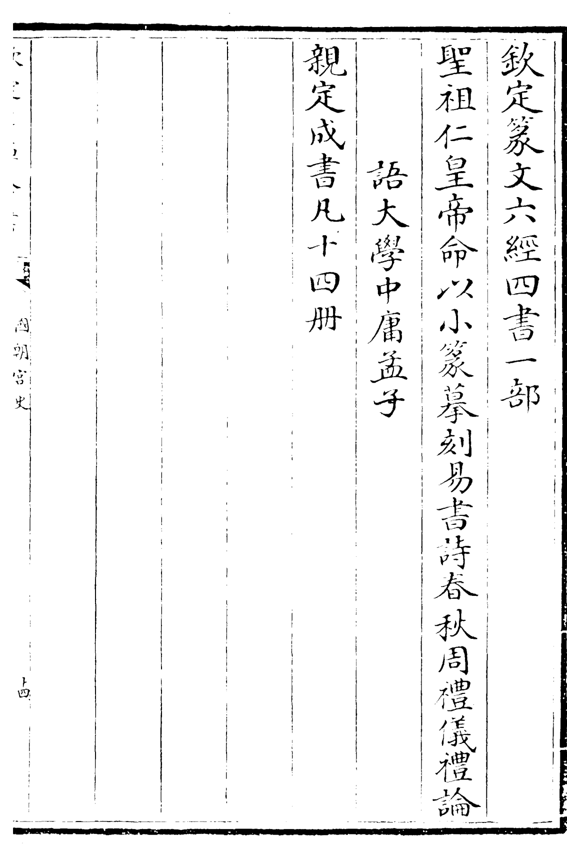
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凖語或為回語於是凡格蟀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

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亳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為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

必以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為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袪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即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御製盛京賦清漢三十六體篆字書一部

國書音韻體製具詳
清文鑑惟舊有篆體未經詳備
寶璽印章尚用本字
皇上指授臣工肇制篆文爰據古法成三十六體清
篆諸臣恭請
御製盛京賦摹繕成帙並漢篆三十六體共為七十
二體既廣
國書並傳古篆各為一册校刊頒行昭示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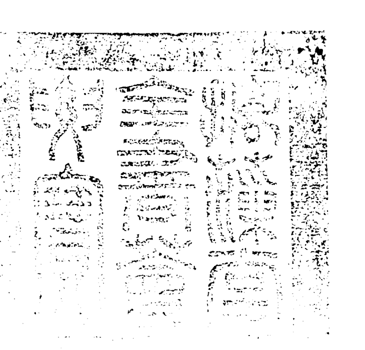


欽定篆文六經四書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以小篆摹刻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

親定成書凡十四册

國朝宫史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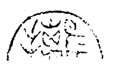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沈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朝宮史卷三十二
　　　　　　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三十四 史部

國朝宫史卷三十二

書籍十一

類纂

御製資政要覽一部

世祖章皇帝採集經史子集中關於政事者為三十章

曰君道曰臣道曰父道曰子道曰夫道曰婦道

曰兄弟曰體仁曰弘義曰敦禮曰察微曰昭信

曰知人曰厚生曰教化曰儉德曰遷善曰務學曰重農曰睦親曰積善曰愛民曰慈幼曰養生曰懲忿曰窒慾曰履謙曰謹言曰慎行曰愛物

凡三卷順治十二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朕惟帝王為政賢哲脩身莫不本於德而成於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取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載於典籍者皆脩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也朕孜孜圖治學于古訓

覽四書五經通鑑等編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經二十一史及諸子之不悖於聖經者莫不根極理道成一家言但卷裒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時盡解其義亦未能一時盡得其書因思夫記事宜提其要纂言當鉤其元乃採集諸書中之關於政事者為三十篇又慮其渙而無統於是每篇貫以大義聯以文詞於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畧舉事迹其奸貪不肖悖亂者亦載其內使法戒烱然加之訓詁詳其證據譬之

萃衆白以為表範六金而成咢旨約而易明文簡而易閱名曰資政要覽觀是書者熟思而體之可以為篤行之善人推類而廣之可以為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朕諄諄教諭之心庶乎其不虛矣

御製勸善要言一冊

世祖章皇帝採擇諸書中要語輯為一編以示勸掖順治十三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朕惟

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内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至不能守其初心遂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

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

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小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幾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
民其敬勉之哉
孝經衍義一部
世祖章皇帝命纂脩孝經衍義未及告成
聖祖仁皇帝詔儒臣續輯
親定成書首列經旨總要二卷所衍之義曰至德曰要
道曰教之所由生曰天子之孝曰諸侯之孝曰
卿大夫之孝曰士之孝庶人之孝曰大順之徵

至德之目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要道之目
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師弟子
附焉教所由生之目曰禮曰樂曰政曰刑天子
之孝一曰愛親愛親之義曰早諭教曰均慈愛
曰敦友恭曰親大族曰體臣工曰重守令曰愛
百姓曰課農桑耤田附焉曰薄稅斂曰備凶荒
曰省刑罰曰恤征戍二曰敬親敬親之義曰事
天地曰法祖宗曰隆郊配曰嚴宗廟曰重學校

養老附焉曰崇聖學曰教宮闈曰論官材曰優
大臣曰設諫官曰正綱紀曰別賢否曰制國用
曰備風俗諸侯之孝曰愛親曰敬親曰不驕曰
不溢卿大夫之孝曰愛親曰敬親曰法言曰德
行士之孝曰愛親曰敬親曰事君忠曰事長順
庶人之孝曰愛親曰敬親曰用天道曰分地利
曰謹身節用因經有順天下之文故以大順之
徵終焉凡百卷康熙二十九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緬維自昔聖人以孝治天下
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
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
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
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
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
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
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

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
訓其辭約其旨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
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
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
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
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脩孝經衍義
未及成書朕纘承

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仿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

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社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叙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内共遵斯路家脩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

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厖之治斯則朕繼述
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御製内則衍義一部
世祖章皇帝仰承
慈訓取禮記内則一編闡義指事所衍之目曰孝曰敬
曰教曰禮曰讓曰慈曰勤曰學凡十六卷順治
十三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臣聞致治之道有大經大法以

儀型乎邦國必有至精至粹以模楷乎宮闈故關雎
為王化之端乾坤居大易之首聖人垂訓未有不以
門內為兢兢者也三代以前上有聖后賢妃肇脩內
治化行而俗美後世宮壼之間脩身立訓者既不數
見而姆教亦寡自非天佑至德孰能集貞淑之大成
振古今之懿化哉恭惟
聖母皇太后佐我
皇考崇文圖治

徽音雍穆

慈誨周詳有典有則興仁興讓允為萬世壼教之主矣

乃猶

懋勤道化嗜古好學臣受

恩深厚莫可報稱惟有蒐輯古來嘉言美行統成一編

上備

披閱冀展微忱於萬一焉臣視政之暇嘗讀禮記內則

首述后王命冢宰降德教於兆民考其所載皆父慈

子孝夫義婦聽之道夫聖人言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言家正而天下定齊之正之其惟內則乎正位乎外者不明乎是書何以總乾綱正位乎內者不明乎是書何以脩坤教既又詳繹其義於婦道女事尤無所不備誠帷廧之要典賢淑之永模也乃世傳后妃紀列女傳家範內訓諸書雖著作不少然未見原本內則而發明之豈所以尊經立教與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家則乎身身則乎心將起化於閨房未有

不合乎正心脩身之道而能作則者今觀是書微而至於聲氣容色顯而至於言動儀文精而至於樂心養志粗而至於中饋女工所以端其心而檢其身者施諸一家無不宜放乎四海無不準臣故謂隆母儀敦婦順斷不外乎是書究其指歸蓋有八要焉孝者順親之要也其類有二事舅姑事父母是也敬者内助之要也其類有五事夫勸學佐忠贊廉重賢是也教者昌後之要也其類有三教子勉學訓忠是也禮

者持己之要也其類有九敬祭祀肅家政定變守貞殉節端好尚崇儉約謹言慎儀是也讓者睦戚之要也其類有四崇謙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是也慈者推恩之要也其類有五逮下慈幼敦仁愛民宥過是也勤者脩業之要也其類有二女工飲食是也學者取法之要也其類有二好學著書是也每舉一類必證以聖賢經傳之言實以古今淑順之行所釆事蹟貴賤不同而其道則同所引文辭深淺不一而其

理則一闡明大指詮釋微文名曰内則衍義恭進
慈覽以附乎養志之義自禁壼達乎閭巷咸於斯取則
焉必皆感發其性情漸摩乎理義廣教化而美風俗
宫闈之至精至粹者與邦國之大經大法並垂不朽
聖母皇太后休聲盛德炳於日星是則臣惓惓之大願
爾臣謹序
御纂朱子全書一部
聖祖仁皇帝指授儒臣博採羣書凡一句一字出於朱

子者彙集成編其目曰小學曰大學曰論語曰孟子曰中庸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曰禮曰樂曰性理曰理氣曰鬼神曰道統曰諸子曰歷代曰治道曰論文論詩字學科舉之學曰賦詞琴操詩詩餘贊箴銘凡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三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

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繆補偏救敝之計耳若夫文辭之雄摛藻之麗古人已有定論予何敢言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於王道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贍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胄統數萬子弟深入不毛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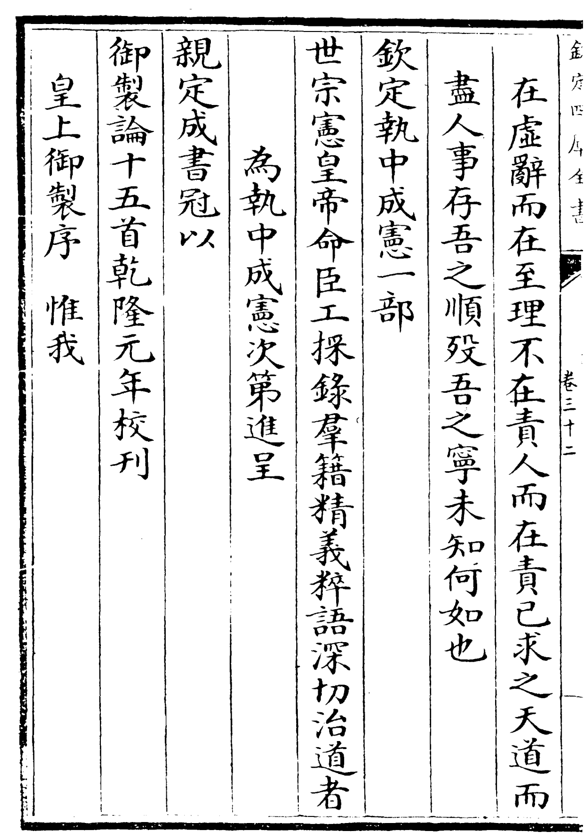
凱旋可謂勝矣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黷乎秦皇漢武英君也因必欲勝而無令聞或至不保者豈非好大喜功與亂同道之故耶所以宵旰孜孜思遠者何以柔近者何以懷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王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而玩索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後天之數定先甲後甲之考

雖書不盡傳理亦顯然矣周子闡無極而太極復著通書其所授受有自來矣如星辰繫乎天而各有其位不能掩也光風霽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絶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五章補

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貫通之為要雖聖人復起必不能踰此問中庸名篇之義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未發已發之中本之於時中之中皆先賢所不能及也若語孟則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世道人心之所關匪細如五經則因經取義理正言順和平寛宏非後世淺見而輕議者同日而語也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

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奥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内為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故不揣粗鄙無文而集各書中凡屬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彚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雖未能幾於寡過亦自勉君親之責者朕又思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辯論是非凡有血氣皆受其益朕一生所學者

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朕集朱子之書恐後世謂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著作講解萬不及朱子而各出己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況天下至大兆民至衆輿圖甚遠開地大廣外國諸藩風俗不同好尚各異防此失彼之患不可不思若以智謀要結人心如挾泰山而超北海也以中正仁義老成寛信似乎近之凡讀是書者諒吾志不


在虛辭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己求之天道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歿吾之寧未知何如也

欽定執中成憲一部

世宗憲皇帝命臣工採錄羣籍精義粹語深切治道者為執中成憲次第進呈

親定成書冠以

御製論十五首乾隆元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間
簡命儒臣採錄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元德顯功訏
謨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
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
於十三年仲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
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

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

啟迪我後人示之標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竊

見仲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

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

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

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

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

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臯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

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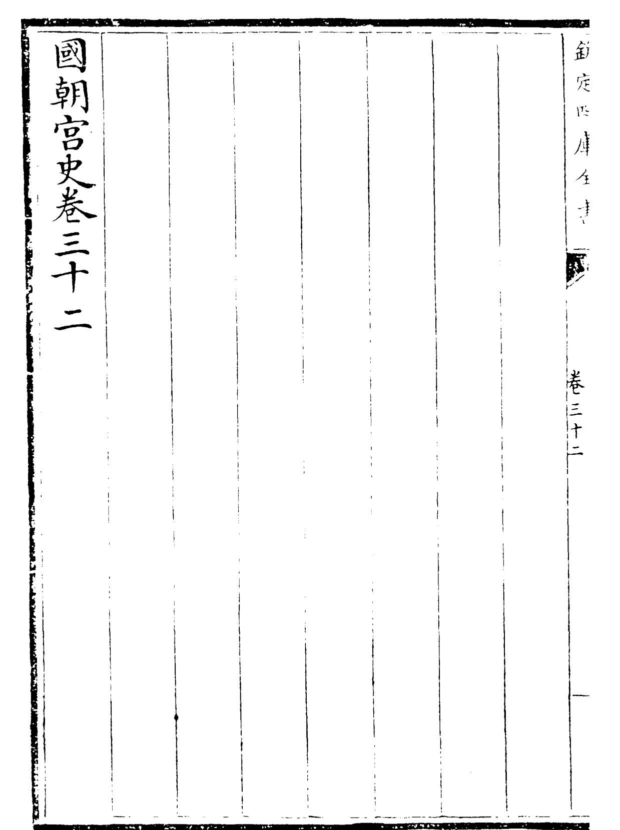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

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寛或嚴或
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
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脩家齊國治天下
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
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
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
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
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
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

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
兢兢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
其淵源則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
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
哉凡百有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
以著勳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
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國朝宫史卷三十二